

」的北京政權就變成叛亂組織；第二，北京政權並非叛亂組織，其有人民、土地、政府、主權，所以是一個國家，如此海峽兩岸就變成兩個國家，也就是「一邊一國」。目前馬政府卻將海峽兩岸定位為「兩區」。馬政府出現這種矛盾，問題不是出在「統獨」的糾葛，而是存有投降的心態，放棄了「中華民國」。蔣家政權認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在邏輯上還可以說得過去，因為他們認定北京政權是叛亂組織；馬政權在國際社會已認同北京政權是一個國家，不是叛亂組織，他們還告訴台灣人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到底是將別人當作白癡或是自己就是白癡？

四、行政院長陳冲在立法院院會答詢時表示，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提出「一國兩區」概念，只是重述憲法規定，中華民國有兩個區域，一個是台灣地區、一個是大陸地區。《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一及第三條的確出現「自由地區」、「台灣地區」及「大陸地區」的名詞，可是不要忘了《中華民國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都是國內法，立法的前提是將「中華民國」定位為一個國家。國內法只適用於國內，不能提到國際社會，否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已將台灣劃歸為該國的領土，「中華民國」豈不是自動消失？美國的國內法有《台灣關係法》，它豈不代表台灣就是美國的一部份？顯然的，任何國家的國內法只適用於國內，不適用於國際社會。

（一一六）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行政院長陳冲日前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有關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唯一可能的選項是像馬來西亞一樣，在境內建立一個虛擬的境外特區。陳院長所指的特區，這十多年來亞洲經濟早已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業界從獲利的角度希望運用更廉價的外勞，可以理解，但政府決策者豈能如此短視？這十年政府高層經常強調這是一個知識經濟的年代，台灣必須藉由技術進步來創造附加價值，台灣未來產業的發展還要靠廉價的外勞嗎？甚至想做為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的巧門，違背現代人權思潮。本席認為，政府決策者可以一邊談知識經濟、產業升級，一邊卻仍難以擺脫特區、外勞的思維，如此視政策如兒戲，台灣經濟未來如何逆風高飛？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早年受惠於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透過這些特區的特殊安排，使得台灣產業競爭力大增。但隨著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崛起，學習台灣的特區模式，台灣特區的優勢逐漸喪失，於是有人轉而建議設置一特區，引進大量外勞並且與基本工資脫鉤，他們以為藉由外勞這

一低廉的勞動成本，可以延續台灣的競爭力。殊不知台灣已走過低勞動成本的年代，想透過引進外勞來提升生產力，非僅會遭國際勞工組織（ILO）的質疑，並且也無助於台灣長期競爭力的提升。特區是發展中國家集中資源提升競爭力的一種設計與安排，近半個世紀以來，台灣、韓國、大陸等亞洲國家，都藉特區取得了極大的成就。但綜觀各國的經驗，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後，特區即應功成身退，資源的分配宜交由市場決定，不需要再以行政權強加指導。因此放眼全球，少有已開發國家還像台灣如此念念不忘特區的好處。

二、台灣不能忘情於特區，除了希望在特區內享有賦稅的優惠，念茲在茲的就是希望引進更多外勞，並且讓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以降低勞動成本。持平而論，如果 1990 年代初期提出這樣的想法，依當時亞洲競爭大勢，還說的過去。但今夕何夕，這十多年來亞洲經濟早已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台灣還要用這種特區的老思維去因應全球競爭的新態勢，實在不可思議。台灣這十多年來不斷有人建議設置特區，1996 年研擬營運特區的目的，即是著眼於亞洲新興國家的崛起，希望藉由特區突破兩岸未能三通的困境，以讓產業根留台灣。這樣的特區有其策略上的考量，雖然功敗垂成，仍顯示那個年代的政策規劃者確有遠見。但如今兩岸已經直航，兩岸人員、貿易、資金往來皆已逐漸正常化，當年特區所要追求的目標已然實現，設置特區的正當性已經消失。惟讓人無法理解的是，業界及政府依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新再把特區的議題炒熱，而特區所殷殷企盼者正是提升外勞引進比率，及外勞工資與基本工資脫鉤。

三、業界從獲利的角度希望運用更廉價的外勞，可以理解，但政府決策者豈能如此短視？台灣去年人均所得已堂堂邁入兩萬美元的水準，台灣未來產業的發展還要靠廉價的外勞嗎？這十年政府高層經常強調這是一個知識經濟的年代，台灣必須藉由技術進步來創造附加價值，但令人嘆息的是，決策者可以一邊談知識經濟、產業升級，一邊卻仍難以擺脫特區、外勞的思維。如此自相矛盾、左右搖擺的態度，實在是台灣經濟發展的致命傷。今天政府決策既乏破釜沉舟的氣概，遇事唯唯諾諾，號聲忽東忽西，政策各彈各調，一碰上選舉又即興式地開出一些連自己都還不知為何物的支票，如此視政策如兒戲，台灣經濟未來如何逆風高飛？

四、就以去年在總統大選期間，馬政府當局不斷對外表示將設置「自由經濟示範區」於高雄一事，當時馬英九總統、吳敦義院長等政府高層大談特談，惟其內涵究竟是什麼？有時說是保稅區，有時又稱其為自由貿易港區及加工出口區的擴充，有時又說是為了加入 TPP（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綜合這些談話，真可謂是牛頭不對馬尾，往往讓人不知所云。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規劃於大選之後由經濟部移往經建會，經建會擬以一年時間，研究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政策目標，再據此進行相關法規的鬆綁。但最近各方已迫不及待想把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等議題都放進裡面，逼得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大嘆：「自由經濟示範區又不是大滷麵。」也凸顯去年大選時執政者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是如何的急就章，如何的不成熟，這實在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的態度。須知，國家經濟政策何等莊重，豈可在沒有全盤評估之下，信口開河，胡亂吹噓？這豈非視國家經濟政策如兒戲？

五、台灣今天的經濟真的需要特區嗎？為了加入 TPP 真的需要以特區來試點嗎？依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範洽簽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允許台灣用試點的方式辦理嗎？這些都得詳加評估其利弊得失。馬總統已經沒有連任壓力了，一切的政策自應從長期著眼，而若以長期著眼，台灣還需要自由經濟示範區嗎？政府決策高層實應就此再作深切思考。

（一一七）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執政黨應該先對本國的特質、大環境的變化與時代趨勢，均能掌握充分資訊與正確解讀，方能研擬出實現承諾與目標的正確方法。捨此不為，再美麗的承諾也只是空口說白話的騙術。觀察近年來，全球經濟板塊與產業挪移的大趨勢，凸顯馬政府未能理解此一潮流變化，反而採取向中傾斜的錯誤政策，使台灣經濟走到窮途末路，同時注定了其六三三政見跳票，淪為惡名昭彰的選舉騙局，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 一、近三十年來，世界經濟板塊主要分隔為兩大塊：一邊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擔任世界工廠，從事生產、代工角色，另一方歐美日等高度開發國家則是技術、創意的提供者，以及多數商品的消費者。如此的區隔，固然造成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金磚四國的崛起，以及美歐等高科技的蓬勃發展，卻形成全球經濟結構的偏差與失衡，種下金融海嘯與主權債務危機的惡果。從二〇〇七年次貸風暴與二〇〇八年雷曼兄弟倒閉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開始令世人出現深刻省思：一個健全的經濟體系能否將製造業與服務業完全切割，致使某個國家只是生產者，而另外一個國家則只是消費者；一方努力生產，以求度日餬口，一方卻借錢消費，炒作金錢遊戲？而缺乏堅實的製造業作為基礎，經濟能否永續發展？
- 二、世界各國回應方式：一派以美國總統歐巴馬為代表，力主將製造業遷回美國，因為製造業外移，造成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華爾街成了金融泡沫的製造機，若再不重建製造業，美國經濟將如失根的蘭花，飄浮在海市蜃樓的幻景之上。另一方則是中國深知過去賴以建立世界工廠的低勞力成本、低匯率、租稅優惠與政府補貼等，均將失去優勢，因此被迫將經濟成長的動力由出口轉換為內需。而這一切的轉變在二〇〇八年都已出現徵兆。當年歐巴馬首度參選美國總統時便曾發表演說，「只有強化製造業，才能面對新世紀的挑戰。」今年一月，他發表國情咨文更強調，「美國經濟長盛不衰的藍圖，必須以製造業為開端。」為了鼓勵美國企業將外包轉為內包，歐巴馬提供租稅優惠，並不惜向中國發動貿易戰爭。最近美國國會通過「一九三〇年關稅法修正案」，賦予行政部門可對以中國為首的「非市場經濟國家」進口商品課徵懲罰性關稅，就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訊號。
- 三、另一方面，中國的產業結構轉型也正緊鑼密鼓地進行。二〇〇八年「勞動合同法」的實施